

起底临时仲裁庭—— 法痞的嘴脸

形同废纸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折射出一种“法痞”现象：他们精通法律的条文，却知法“贩”法；他们明晰条文的软肋，便夹带“私货”。

过去3年，为了肆意扩权，临时仲裁庭强词夺理、偷换概念、强行管辖；为了强制裁决，临时仲裁庭罔顾史实、指鹿为马、公然挑衅。加上向来喜欢在国际场合鼓吹所谓规则与法治的美国在一旁摇摇小旗、喊喊口号，这场闹剧丑剧，活脱脱成了法痞各种嘴脸的表演场。

赵启正强调 绝不能因南海问题 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

新华社新加坡7月19日电（记者包雪琳 马玉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19日表示，尽管中国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过程和意图都不满意，但中国依旧抱着争取友好未来的态度，绝不能因为南海问题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赵启正当当天在“南海问题：专家与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东盟各国共同的利益，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与东盟各国要保持友好交流，也要和整个东盟保持友好关系。

赵启正说：“尽管我们对于菲律宾诉讼的意图和过程不满意，但我们对菲律宾仍旧抱着可以争取友好未来的态度，更不用说和东盟其他国家。绝不能因为和菲律宾的冲突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赵启正强调，中国与东盟发展友好关系，要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沟通，提升经济往来的水平，加强人文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在见面会上表示，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与东盟在多个领域始终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中国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国也乐见一个团结的东盟，中国对东盟国家保持着非常尊重的态度。

谈及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李国强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希望东盟各国能够理解中国的立场，使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争议通过外交磋商轨道解决。

“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的问题，而是和东盟个别国家之间的问题，岛屿归属、海域划界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与当事国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商加以解决。”李国强说。

此次媒体见面会于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之后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中外机构的20多名学者汇聚新加坡，围绕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南海争端解决途径、南海区域合作与发展三个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赵启正： 中菲双边谈判 “不怕慢，就怕停”

据新华社新加坡7月19日电（记者马玉洁 包雪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19日在新加坡表示，各方都希望中国和菲律宾重启双边谈判，两国进行协商时可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一步步往前走，“不怕慢，就怕停”。

为期一天的“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18日在新加坡落幕。在19日举行的专家与媒体见面会上，赵启正说，中国和菲律宾有很多共同利益，也存在矛盾冲突。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之后，双方公众都希望两国能够重启会谈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赵启正说，中菲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已有几十年，这个问题在短时间里很难解决，但并非无限期搁置，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再慢慢走向深度问题。

赵启正说，中菲可以暂时搁置主权争议，先商讨共同开发的问题。共同开发的内容很广，包括资源、渔业、海上救助、气象通报、通信畅通、海上救灾救难等，“可以说会有丰厚的成果等着我们。一步步往前走，不怕慢，就怕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大门始终敞开，也始终欢迎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已经表示将派人访华，与中国开展有关南海问题的谈判。对此，李国强表示，希望两国秉持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的立场，妥善将南海问题重新拉回外交谈判的轨道上。不过，他同时强调，中菲如果重启外交机制，绝不能以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作为商谈基础。

越俎代庖 枉法营私

名仲裁员中的4人。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规定，在仲裁当事方无法就指派仲裁员一事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可以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代劳”。法律明文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柳井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己指派仲裁员，其目的很明显：抓住“机遇”夹带“私活”。

临时仲裁庭的5名仲裁员分别是——加纳籍首席仲裁员托马斯·门萨、法国籍仲裁员让－皮埃尔·科特、波兰籍仲裁员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和德国籍仲裁员鲁迪格·沃尔夫鲁姆。其中，4人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当时是柳井的“手下”。

学术堕落 食言而肥

系，恐是不愿让临时仲裁庭仲裁员的专业水准拖累自己的名声。

其二，历史上，根据《公约》第287条设立临时仲裁庭方式推进的全部十多桩仲裁案，无一得以执行。其认同力可想而知。

其三，仲裁员和关键证人的出尔反尔，进一步说明了这些人的个人专业修养很成问题。

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曾长期主张，确定岛礁的法

律地位是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部分。但成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员后，这位教授一改过去的立场，反而认为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与海洋划界问题脱钩，以此作为无视中方排除性声明的理由。

另外，在2015年11月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中，菲律宾所请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学术文章中称太平

名为法治 实为人治

翻看在过往仲裁案中的立场就会发现，他们都曾罔顾案件中隐藏的主权问题，都曾有随意扩大仲裁庭管辖权的先例。

菲律宾指定的仲裁员沃尔夫鲁姆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参与仲裁查戈斯群岛案（毛里求斯诉英国）。当时，英国提出案件涉及主权问

题，不在仲裁庭管辖范围内，但沃尔夫鲁姆联合其他仲裁员签署联名反对意见，一口咬定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在荷兰诉俄罗斯扣押“北极日出”号破冰船仲裁案中，沃尔夫鲁姆虽不是仲裁员，但却与另一法官联名发布单独意见，指责俄罗斯“不应诉”的立场。

秘密网络 利益链条

者下结论：正是美国的阴谋让阿基诺三世出了昏招。

把菲律宾推入仲裁案的死胡同后，美国大打所谓“法治牌”。2014年，美国和菲律宾发表支持仲裁案的联合声明。同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菲期间公然表示支持仲裁案。

另外，没有美国法律团队的手把手策划，菲律宾根本无力提起仲裁。美国律师的贡献不仅限于帮助菲律宾起草了数千页的法律文书、代表菲方参与仲裁庭辩论，而且这个豪华律师团还与仲裁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代表菲方的美国律师奥克斯曼与临时仲裁庭的多数仲裁员以及柳井曾多次共事。虽有此经历，他仍然作为争端一方当事国的代理律师出庭，无视国际司法界的监督评价，公然挑战国际司法公正。

不仅如此，奥克斯曼与美国政府也渊源颇深。他曾作为助理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家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工作十余年。另外，奥克斯曼还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并主持会议起草委员会英语语言组的工作。虽然，美国至今未签署《公约》。

有美国媒体透露，与美国利

为了“符合程序”，柳井还为了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的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即波兰籍的帕夫拉克。但熟悉国际法律界的专家一眼就看出，相比其他4人的“经验老到”，帕夫拉克资历最浅。

由此，柳井戴身幕后把自己违背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的事实掩盖起来，把5名对亚洲缺乏了解、从未涉足南海事务的仲裁员推到台前，开始用法律语言炮制这出政治闹剧的台词。

岛为“岛”的说法，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礁”。此人过去曾在论文中言之凿凿地论证个人观点，即“南沙群岛至少存在12个地物符合岛屿定义并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 and 大陆架”，然而在仲裁庭听证时，他却又改口称南沙群岛没有一个岛礁可主张专属经济区 and 大陆架。

对于从事严肃学科的专家而言，谨言慎行是最起码的原则，180度的学术观点逆转，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政治和道德问题。

国际法专家指出，仲裁员过往经验中表现出对某一种有争议做法的固有意见可能会对其他案件的判断产生严重影响，导致在其他案件中出现预设立场或预判结果的可能，有损仲裁的公正性。

对此，柳井不会不知道。也许，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只需在指派仲裁员前对候选仲裁员的过往倾向和观点进行大致判断，就可以拼凑一个完全倒向菲律宾的仲裁庭。

益关系极其密切的时任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向阿基诺三世推荐了奥克斯曼。

毋庸置疑，奥克斯曼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奥克斯曼与菲律宾的关系、奥克斯曼与仲裁员的关系、仲裁员与柳井之间的关系、柳井与安倍的关系、安倍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一些还不为人知的关系与利益链，已经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政治利益网络。

假借法律的名义，法痞们在这张关系网上忘情表演3年之后，把预设好的裁决结果公布于众，匆匆拉上这出闹剧的幕布，而国际司法则成了这些法痞践踏公平正义的幌子。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国际观察

中国与东盟关系 不应受南海问题影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18日在新加坡举行。多名与会专家表示，中国和东盟关系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不应受到南海问题的影响。

着眼全局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沙赫里曼·洛克曼18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有着巨大潜力，不会、也不应该被南海问题这样一个单一问题所影响。相反，我们应该时刻着眼大局，促进贸易和投资，加强政治与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25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全方位合作给本地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连续多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4700多亿美元，互访人次超过2300万。

中方与东盟国家正携手努力，力争实现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求稳定、谋发展、促民生、保安全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愿望和需求，中国和东盟关系存在向前发展的现实需求，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一个南海问题能够使这样的关系遭到阻断和毁灭性打击吗？我想是不会的”。

管控分歧

在李国强看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有共识、也有意愿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势力介入。

李国强表示，多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非常好的协商与沟通，达成了诸多共识。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眼下正在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争取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李国强认为，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有渠道、有机制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和问题。

本月晚些时候，东盟系列外长会将举行。9月，将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

洛克曼表示，中国和东盟可以借助这些平台，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冷静成熟地处理相互之间的不同看法。过去25年，中国和东盟的对话关系使双方获益良多，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设立双方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敦促对话

对于南海问题，专家认为，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应该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有关争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指出，毫无疑问，对话、谈判、协商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好方式。大量国际关系案例和实践证明，这是更有效也是更为现实的做法。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表示，希望中菲能就南海问题举行双边谈判并取得务实的积极成果。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表示，他拟派菲前总统拉莫斯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协助开启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愿派特使来华对话表示欢迎。

记者林昊 马玉洁
（新华社新加坡7月18日电）



“张謇”号在南海布放 “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

7月18日，“张謇”号上的操作人员乘坐小艇回收着陆器。

浩瀚美丽的南海，连日来风平浪静。自从7月17日抵达这片深蓝色目标海域，“张謇”号上的科考队员们就夜以继日，连续开展各项深海设备测试和科学考察，其中包括布放“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